

新唐文選卷
高祖本



道方印方五錢南
淮區振綺室開離



劉向列女傳有頌有圖據漢書藝文志當是九篇傳七篇頌一篇圖一篇本傳言八篇者圖不數也漢班昭馬融魏虞躡妻趙晉綦毋邃皆爲之注今竝不傳此書自北齊顏之推作家訓時已有彛入宋蘇頌王回遂各以己意更定篇次蔡驥復散頌入傳而劉氏之舊久不可考見矣世所傳者以建安余氏本爲最古母儀止十四傳蓋闕其一又佚去頌義大序且唐宋人所援引今本亦往往誤奪彛亂譌謬古書之阨莫此爲甚室人梁端幼從其大父清白翁受是書略通大義時元和顧之遠重刊余本翁復爲審定端輒臚其同異退而筆之翁

序

同治十三年補刊

見之哂曰汝欲爲班趙之業耶遂益爲之折衷端讀書掇明義例其淵源有自也歲辛未歸余侍養重闈動如禮灑閨門雍睦內外無間言蓋能不負所習者刀尺之暇恆手是編不置每獲一義輒共余商榷余亦時舉所聞益之乙酉六月子曾撰生而端沒余哭之慟殘編賸墨鐫置篋中不忍復啟視今忽忽十稔矣懼是書之終無善本而端之名與身沒也遂更爲之整比條分件繫三月而畢前賢時彥竝載其說題姓名以識之嗟乎余與端倡隨十有五載回憶燒燭檢書篝香校帖閨房之樂仿佛靜治堂故事忽焉中徂喪此佳偶彤單影隻

能勿神傷雖然端不幸前死而得後死者教育子女且爲之刊其書以傳不可謂非端之厚幸也已道光癸巳立秋日借閒漫士汪遠孫識於觀馴齋



序

二

古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攷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竝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歆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

序

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

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
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
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
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係
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
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置之野人莫不
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修身脩故家國天下治者也
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
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
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
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

序

二

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
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
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
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
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
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可脫者頗合
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
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
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敘論以發其
端云爾編校館閣書籍臣曾鞏序

古列女傳序

古列女傳八篇劉向所序也向爲漢成帝光祿大夫當趙后姊娣嬖寵時奏此書以諷宮中其文美刺詩書已來女德善惡繫於家國治亂之效者故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慎節義辯通孽嬖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爲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爲屏風云然世所行班氏注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并頌爲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其同時人五傳其後人而通題曰向撰題其頌曰向子歆譔與漢史不合故崇文總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爲後人所附予以頌攷之每篇皆十

序

一 同治十三年補刊

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爲斷也頌有齊倉公女等亦漢時人而秦已上女史見於他書而此顧不錄者猶衆亦不特周郊婦等四人而已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圖在八篇中今直祕閣呂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爲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然崇文及三君北游諸藏書家皆無此本不知其傳果向之頌圖歟抑後好事者據其頌取古佩服而圖之歟莫得而攷已余讀向書每愛其文嘉其志而惜其所序散亡脫繆於千歲之間幸存而完者此一書耳復

爲他手竄疑於其真故并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
爲八篇號古列女傳蓋凡以列女名書者皆祖之
劉氏故云餘二十傳其文亦奧雅可喜非魏晉諸
史所能作也故又自周郊婦至東漢梁嬀等以時
次之別爲一篇號續列女傳余友介甫嘗謔余曰
子政述諸狂女而成書證其君迂哉其所學也子
何區區喜治之耶余以謂先王之俗旣熄學士大
夫誦詩書脩仁義進取當路之功有卓犖顯赫若
不可攀者試窮其迹其不槩於聖人多矣然聖人
之道亦未嘗廢狂狷也況女子哉且其所列其惡
者固足以垂家國之戒狂者雖未中禮義而壹志

序

二

同治十三年補刊

於善行成於房闈使其皆遭先王之俗追琢其質
而充其美自家形國則雖列於賢妃治臣著之詩
書可也余是以閔其不幸而與向之舉於其君固
有直諒多聞之益也竊明而存之以告後世君子
何尤焉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長樂王回序并撰

序

關雎爲風始易家人卦象辭曰利女貞化起於閨門此漢劉子政列女傳八篇所由昉也班昭馬融輩爲之注蓋此傳爲風化之原誠鄭重之也余伯兄曜北置之案頭以備覽觀暇時爲諸姑姊妹講說姪孫女端伯兄之長孫女汪遠孫孝廉之室也自幼沈靜寡言笑伯兄篤愛之名之曰端少長教之讀能通大義時竊覩父書尤好此傳伯兄謂曰汝亦好此乎爲之講解輒能領悟余亦得與聞緒論或舉古人評隲之深相契然用心之專壹余萬不及端歲辛未嬪於汪奉章姑莊鴻案事上接下

序

一

動循禮法平陽稱爲女宗家政稍暇輒手是編或篝鐙瀏覽直至夜分久之心悟爰爲之注釋時與孝廉參酌字句間略加增損哀然成帙棄之篋中不輕示人然用是心氣沖耗以媿亾孝廉慟絕十餘稔不忍啟篋今年秋深懼是書是人之俱亾也將付梓垂爲家範以永其傳乞序於余余雖不敏與端爲知己敬之重之爰樂爲之序至此傳歷漢晉唐宋千餘年間存亾訛舛以及篇帙之繁簡卷數之分合或又以爲向子歆所作諸說紛紜備詳舊序茲不贅云錢唐梁德繩楚生氏謨

列女傳目錄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編撰

第一卷

母儀傳

惟若母儀賢聖有智行爲儀表言則中義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業姑母察此不可不法

有虞二妃

棄母姜嫄

契母簡狄

啟母塗山

目

湯妃有娀

周室三母

衛姑定姜

齊女傅母

魯季敬姜

楚子發母

鄒孟軻母

魯之母師

魏芒慈母

齊田稷母

第二卷

賢明傳

惟若賢明廉正以方動作有節言成文章咸曉
事理知世紀綱循法興居終日無殃妃后賢焉

高郵王氏念孫曰賢當是覽字之誤也仁智傳云
夫人省茲貞順傳云諸姬觀之觀省覽義並同名號必揚

周宣姜后

齊桓衛姬

晉文齊姜

秦穆公姬

楚莊樊姬

周南之妻

宋鮑女宗

目

晉趙衰妻

陶荅子妻

柳下惠妻

魯黔婁妻

齊相御妻

楚接輿妻

楚老萊妻

楚於陵妻

第三卷

仁智傳

惟若仁智豫識難易原度天道禍福所移歸義

從安危險必避專專小心永懼匪懈夫人省茲
榮名必利

密康公母

楚武鄧曼

許穆夫人

曹僖氏妻

孫叔敖母

晉伯宗妻

衛靈夫人

齊靈仲子

魯臧孫母

晉羊叔姬

晉范氏母

魯公乘姒

魯漆室女

魏曲沃婦

趙將括母

貞順傳

第四卷

貞順傳

惟若貞順脩道正進避嫌遠別爲必可信終不
更二天下之俊勤正潔行精專謹慎諸姬觀之
以爲法訓

召南申女

宋共伯姬

衛宣夫人

宣當
作寡

蔡人之妻

黎莊夫人

齊孝孟姬

息君夫人

齊杞梁妻

楚昭貞姜

依傳在楚平
伯贏之下

楚平伯嬴

楚白貞姬

衛宗二順

魯寡陶嬰

梁寡高行

陳寡孝婦

第五卷

節義傳

惟若節義必死無避好善慕節終不肯義誠信
勇敢何有險詖義之所在赴之不疑姜如法斯
以為世基

魯孝義保

楚成鄭督

晉圍懷嬴

趙昭越姬

趙當作楚

蓋將之妻

魯義姑姊

代趙夫人

齊義繼母

魯秋潔婦

周主忠妾

魏節乳母

梁節姑姊

珠崖二義

鄧陽友娣

京師節女

第六卷

辯通傳

惟若辯通文辭可從連類引譬以投禍凶推推一切後不復重終能一心開意甚公妻妾則焉為世所誦

齊管妾婧

楚江乙母

晉弓工女

當作妻

齊傷槐女

楚野辯女

阿谷處女

趙津女媚

趙佛盼母

齊鍾離春

依傳在齊威
虞姬之下

齊威虞姬

齊宿瘤女

齊孤逐女

楚處莊姪

齊女徐吾

齊太倉女

目

第七卷

孽嬖傳

惟若孽嬖亦甚。曼易淫妒。熒惑背節。棄義指是。

為非終被禍敗。

元和顧氏廣圻曰此傳頌止六
句餘皆十句益脫此下四句也

夏桀末喜

殷紂妲己

周幽褒姒

衛宣公姜

魯桓文姜

魯莊哀姜

晉獻驪姬

魯宣穆姜

陳女夏姬

齊靈聲姬

齊東郭姬

衛二亂女

趙靈吳女

楚考李后

趙悼倡女

當作后

第八卷

續列女傳

周郊婦人

續仁智第十七

目

陳國辯女

續辯通第七

聶政之姊

續節義第十三

王孫氏母

續節義第十四

陳嬰之母

續賢明第十六

王陵之母

續節義第十九

張湯之母

續仁智第十八

雋不疑母

續母儀第十七

漢楊夫人

續賢明第十八

漢霍夫人

續孽嬖第十七

嚴延年母

續仁智第十七

漢馮昭儀

續節義第十八

右十二傳漢成帝前人

王章妻女

續仁智第十九

班女婕妤

續辯通第十七

漢趙飛燕

續孽嬖第四

孝平王后

續貞順第十一

更始夫人

續孽嬖第十八

梁鴻之妻

續賢明第十七

明德馬后

續母儀第七

梁夫人

續辯通第十八

右三傳成帝同時人五傳後時人而皆
班氏前人或同時人

目

八

謹按列女傳頌義大序小序及頌或者皆以
為劉向子劉歆作驥謹按隋書崇文總目及
本朝會校書序則非歆作明矣然崇文總目
則以續二十傳無頌附入向七篇中分上下
為一十四篇并傳頌一篇共成一十五篇今人
則以向所撰列女傳七篇并續列女傳二十
傳為一篇共計八篇今止依此將頌義大序
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錄中間頌見
各人傳後觀者宜詳察焉嘉定七年甲戌十
二月初五日武夷蔡驥孔良拜手謹書

列女傳目錄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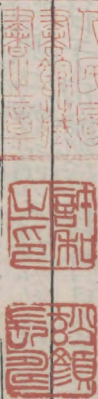
九

列女傳卷之一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母儀傳

有虞二妃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
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游於嫫舜能諧柔之
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
意四嶽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
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
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
廩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
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出象

列女傳卷一

一

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

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

孟予作從而掩之

舜潛出

史記五帝紀索隱引

列女傳云二女教舜鳥工上廩龍工入井今傳無此文案宋曾慥類說載列女傳二女曰往哉鵲汝衣裳鳥工往注云龍知水泉脈理也訓鵲

為錯此古人假借之例蓋曹大家注也楚辭天問洪興祖補注引二女曰時惟其賤汝時惟其焚汝鵲汝裳衣鳥工往又二女曰時亦惟

其戕汝時其掩汝去汝裳衣龍工往並較今本為多足證今本已失劉氏

之舊時既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

易需釋文引馬融云速召也

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汪

左傳杜預注云池也

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繫憐之

漢書古

數手舜妹師古曰流俗書本作擊字者誤案擊字轉寫又誤為繫也與二嫂諧父母欲殺舜

舜猶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號泣日呼旻天呼

父母惟害若茲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篤厚不怠既

父母惟害若茲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篤厚不怠既

納於百揆賓於四門選於林木廣雅選入於大麓文

七命注引曹大家曰竹木曰林山足曰麓堯試之百方每事常謀於二女舜

既嗣位升為天子書堯典正義引無嗣位二字若此類義得兩通未敢據以校刪娥皇為

后女英為妃封象於有庠事瞽叟猶若初焉字初

舊脫從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校增天下稱二妃聰明貞仁舜陟方死於

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

史記秦始皇紀正義引開下有因葬焉三字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君下有湘夫人也四字藝文類聚靈異部下引死作葬無此七字蓋當時自有一本也太平

御覽同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

惟毛詩作維王應麟曰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魯秋潔婦傳引惟是稱心與石經魯詩殘碑合百辟其

刑之此之謂也

頌曰元始二妃帝堯之女嬪列有虞承舜於下古音

列女傳卷一

戶以尊事卑終能勞苦瞽叟和寧卒享福祐

棄母姜嫄

棄母姜嫄者郤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

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禮

祀以求無子終生子與毛詩異以為不祥而棄之隘巷

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成

薦之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偃翼之禮記樂記注云以體曰

偃偃與嫗古通用莊子人聞世篇偃拊人之民釋文引崔謨云偃拊猶偃响謂養也姜嫄以為異乃收

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

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長洲陳氏與日明上疑脫

聰字此三句文與簡狄傳同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

更國郃地遂封棄於郃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

尚書作汝后稷字之誤也鄭注云汝居稷官種

詩五穀是鄭本作居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為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

頌曰棄母姜嫄清靜專一履跡而孕懼棄於野

武臧氏庸曰野乃隘字之誤詩誕真之隘恭是也隘與野俗音相近一恤畢皆脂韻隘從益聲屬支部古支脂通案臧說是也荀子賦篇

隘與狄敵迹適韻離騷隘與績韻鳥獸覆翼乃復收恤卒為帝佐母

道既畢

契母簡狄

列女傳卷一

契母簡狄者

初學記帝王部引下有帝嚳之少妃五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一作次妃有城氏之長

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

妹名建疵見淮南墜形訓太平御覽作娣妹與史記云三人合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

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

之太平御覽引下有有妊二字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

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

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為司徒

封之於亳及堯崩舜即位乃敕之曰契百姓不親

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其後世世

居亳至殷湯興為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城方將立子生商

呂覽音初注同毛詩立上有帝字

又曰天

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頌曰契母簡狄敦仁勵翼吞卵產子遂自脩飾

飾讀為飭古字通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契為帝輔蓋母

有力

啟母塗山

啟母者塗山氏長女也

蓋今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啟辛壬癸甲

字路史啟母后橋注云橋列女傳作尚書塗

山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此古文家說史記夏紀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索隱曰蓋今文尚書吳越春秋禹娶塗山謂之女嬌取

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啟水經淮水注引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

甲為嫁娶日也楚辭天問注禹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啟也此今文家說皆言娶四日而往治水依傳是生啟四日而去案說文類聚太平御覽皇親郡一禹娶四日而去治水啟既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子之與尚書合玩頌義亦當是娶後四日疑今本誤

列女傳卷一

四

啟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

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啟長化其

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為天子而啟為嗣持禹

之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士

女毛詩作女士箋云子女而有士行者士子為顛疑此誤倒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頌曰啟母塗山維配帝禹辛壬癸甲禹往敷土啟

呱呱泣母獨論序教訓以善卒繼其父

湯妃有嬖

湯妃有嬖者有嬖氏之女也

史記殷紀集解作有莘漢書人表注云嬖與莘同殷湯娶以為妃生仲壬外丙亦明教訓致其功

有嬖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媚

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湯妃有莘之女也德高而伊尹爲之媵臣佐湯致王訓正後宮嬪御

有序咸無嫉妒逆理之人生三子太丁外丙仲壬教誨有成太丁早卒丙壬嗣登大位後漢書崔琦傳注引德高而明伊尹爲之媵臣北堂書鈔后妃部一引有

嬖高明后妃部二引訓正後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幼窈

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

嬖之謂也

頌曰湯妃有嬖質行聰明質舊誤賢從北堂書鈔后妃部三校改媵從伊

尹自夏適殷廟校云當作商勤慤治中九嬪有行化訓內外

亦無愆缺

周室三母

三母者大姜大任大妣台舊誤呂從史記周紀集解說文類聚后妃部太平御覽皇親部一校改台與部同大姜者王季之母有台

氏之女台舊誤呂從史記周紀集解說文類聚后妃部太平御覽皇親部一校改台與部同大王娶以爲妃

列女傳卷一

生大伯仲雍王季貞順率導靡有過失大王謀

事遷徙必與大姜史記周紀正義引有邑而貞順率導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大姜遷徙必與後漢書崔琦傳注說文類聚太平御覽引賢而有邑化道等三子皆成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焉北堂書鈔后妃部二引化道等三子皆成賢君子謂大姜廣於德教

字此之謂也十四字疑今本有脫文

大任者文王之母挈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

大任之性端一誠莊史記正義引一作壹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作懿惟德之行

及其有娠史記正義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作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

淫聲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作惡聲口不出敖言太平御覽作放言大戴禮保傅篇注太平御覽人事部能以胎教溲於豕窠國語韋昭注云溲便也豕窠厠也而生

周宗四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補司馬溫公家範文王生而明聖卒爲周宗本此君子謂大任爲

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大戴禮賈子胎教篇竹差

立不蹕賈子作跛不食邪味一本作食不割不正不食席不正

不坐目不視於邪色耳不聽於淫聲大戴禮注溫公家範朱子小學

立教篇引皆無兩於字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

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

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

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大

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氏之女史記管蔡世家正義引下有在

卻之陽在渭之溪二句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於渭造舟

為梁及入大姒思媚大姜大任旦夕勤勞以進婦

道大姒號曰文母毛詩雖箋云文德之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

列女傳卷一

大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

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

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白虎通義姓名章引詩傳霍叔武成叔處互易聃作南其餘序次與

此同蓋竝本魯詩說史記管蔡世家管叔弟三周公弟四成叔名武弟七霍叔名處弟八案成霍之名當從史記漢書人表同此及白虎通義並傳

大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藝文類聚后妃郭引下有常以正道摠持

之七字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

卒成武王周公之德明刻本此下多二百二十六字後人羸入君子謂大姒

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俁天之妹文定厥

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又曰大姒嗣

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頌曰周室三母大姜任姒文武之興蓋由斯起

大姒最賢號曰文母三姑之德亦甚大矣

衛姑定姜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失其名公

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

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

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

遠送于野瞻望不及不毛詩作弗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

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禮記坊記注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

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畜考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釋文云此是魯詩案鄭若貝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先師謂張恭祖也後漢書鄭玄傳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然則記注蓋韓詩此傳是魯詩故不同君子

謂定姜為慈姑過而之厚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

列女傳卷一

奔晉晉侯使卻嬖為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

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而弗許將亡

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

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

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定公卒立敬

如之子衎為君是為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

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內食飲嘆曰是將敗

衛國必先害善人陳氏魚曰善必寡之誤左傳曰其必始於未亡人天禍衛國也

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

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鱗者獻公弟子鮮也

賢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

卒見逐走出亡至境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
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誣疑無下脫罪字左傳神下
有何咎若有四字文稍異

罪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
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

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
告無罪其後賴鱗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

能以辭教詩云我言惟服惟毛詩
作維此之謂也鄭皇耳
率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

林林字誤左傳作陵正義
云古人讀雄與陵為韻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
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皇耳

於大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
子宜之此之謂也

頌曰衛姑定姜送婦作詩恩愛慈惠泣而望之數
諫獻公得其罪尤古晉盈
之反聰明遠識麗於文辭

齊女傅母

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為衛莊公夫人號曰莊
姜姜交好交姦古
今字始往操行衰情有冶容之行淫泆

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
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為人表式儀

貌壯麗不可不自脩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
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頡衣錦絅衣
作製齊侯

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

厲女之心文選秋胡詩注引砥上有以字以高節文選注作以高其節以為人君之子

弟為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

而自脩君子善傳母之防未然也莊姜者東宮得

臣之妹也無子姆戴嬀之子桓公金壇段氏玉裁曰姆當是母謂以桓公為己子也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

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母教猥升木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傅母防女未然稱列先祖莫不尊榮楚辭

遠遊榮與人韻東方朔答客難榮與身韻作詩明指使無辱先莊姜姆妹吳縣

黃氏丕列曰妹宋本模餽似是數字卒能脩身

魯季敬姜

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己顧校曰戴己別是一人公孫敖之妻文伯毅之母見左傳

列女傳卷一

敖亦謚穆伯相涉致誤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

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養

餘姚盧氏文昭曰養當是義之藹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

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卻行奉劍而正履若事

父兄文伯自以為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

武王罷朝而結絲絲絕案絲蓋係之說而行者漢書韋昭釋之傳王生老人曰吾觀解頤謂釋之為我

結繖釋之跪而結之師古曰結讀曰餘讀此傳者注係字於結旁傳寫誤入正文漢書哀紀作襪係解韓子外儲說左下作戰繫解絲疑作絲

同鞮玉篇鞮胸衣糸旁涉上下文而誤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

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

三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二食而三吐哺一沐而

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

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為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字亦作卷淮南原道訓短袂據卷高誘注卷卷臂也而親饋之敬姜曰子

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詩云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此之謂也文伯相魯故姜謂之曰吾語汝

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太平御覽資產部六引注云經者總錄縷以成文采有經國治民之象夫

幅者所以正曲枉也太平御覽無曲字不可不彊舊誤疆太平御覽作強今

故幅可以為將注云枉曲也幅強乃能正曲將強乃能除亂以幅喻將也畫者所以

列女傳卷一

均不均服不服也太平御覽無不均服三字故畫可以為正注云畫

官長也總縷得畫以喻徒庶得長而後齊案傍疑榜之誤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福山王安人照

圓曰蕪如絲纈之屬莫與膜同故物可以為都大夫注云物為

一丈墨也不知丈尺多少莫使意與世蕪而莫莫持交而不失

出入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為大行人也太平御覽捆

云捆使縷交錯出入不失理也似大行人交好鄰國不離畔也大行人主使命者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

綜可以為關內之師關舊誤開從太平御覽校改注云總推縷令往引之令來似關內師收合

人眾使令有節關內師主境內之師眾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為內

史注云均謂一齒受一縷多少有數猶內史之治民也案均當為均廣雅釋器經梳謂之杓曹憲音子九反廣韻二十一震凡織先經以

杓梳絲使不亂出掉蒼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

以為相注云相當大任堅固不遷死而後已有若軸舒而無窮者摘也摘可

以為三公

注云摘謂勝也舒而不窮喻三公道德潔備無匱竭也案摘當為摘集頤二十三錫摘機上卷絲器文伯再

拜受教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歎

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其以歎為不能事

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

耶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

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

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

材淫也淫也當作逸也左傳成六年襄二十五年正義引國語作逸此蓋後人據誤本國語改之瘠土之民嚮義

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組織地德

習也組織國語作組織虞翻云祖日中考政初學記禮郡上作正與百官之政

事使師尹維旅牧國語使字衍牧下有相宣敘民事敘舊誤敬從初

列女傳卷一

學記授改少采夕月初學記引曹大家注曰少采降之采也以秋分祀國語作序夕月以迎陰氣也案之字蓋大字之誤韋昭云

朝日以五采則與太史司載韋昭云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保章氏糾虔天刑日

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

脩天子之業令國語作命畫考其國下脫職字當從國語校增夕省其典

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

職畫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宀其家事而後即安

士朝而受業畫而講隸王安人曰隸是隸字之誤隸習也國語作貫貫亦習也夕而習

復夜而討過討國語作計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

動晦而休無自以怠自國語作日王后親織玄紘公侯之夫

人加之以紘綬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則

士之妻則字誤國語作列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社而賦事丞而獻功男女効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國語辟上有避字吾冀汝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客堵國語作暗宋序云或從目羞鬩焉小堵父怒相延食鬩堵父辭曰將使鬩長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

列女傳卷一

養上賓鬩於人何有國語無人字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

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大夫國語作大人君子謂敬姜爲慎

微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讌以樂讌毛詩作燕言尊賓也

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

之辱共祀先祀者國語無上祀字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膺

陷字誤國語作捨韋昭云叩也通俗文爪按曰捨苦洽切母憂宥有降服母加服從禮而

靜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

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

有穀貽厥孫子毛詩無厥字釋文本或作詒厥孫子此之謂也敬姜之處

喪也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

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朝與之言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

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母乃罪耶敬

姜對曰子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內朝國語

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此脫於外朝合神事六字

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

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

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康子嘗至敬姜闔門而

與之言韋昭云闔闔也皆不踰闔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

徹俎不讌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飲則退飲國語仲尼

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此之謂

列女傳卷一

也

頌曰文伯之母號曰敬姜通達知禮德行光明匡

子過失教以法理仲尼賢焉列為慈母

楚子發母

楚將子發之母也

此從標目請下故不復舉子發母者四字古者簡而有法如此今本參差不益後人所屬改子發名舍

見荀子疆國篇楊倞注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淮南道應訓注子發楚宣王之將說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十二子反子發攻

秦絕糧說文類聚太平御覽秦下有軍字後破秦同使人請於

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說文類聚

太平御覽無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仁和孫氏志祖曰許疑半之謫

渚宮舊事作升亦非說文類聚太平御覽無科字下同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

軍朝夕芻黍黍梁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

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耶耶字舊脫

從莖文類聚太平御覽 客有獻醇酒一器者者字舊脫從諸古

校增諸古舊事作飲 王使人注江之上流注舊誤從諸古舊事統文類聚太平

御覽校改太平寰宇記會稽縣西三 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諸古舊事及作足蔬

味不加 而士卒戰自五也諸古舊事五 異日有獻一囊糗

味不加 糗者王又以賜軍士軍士二字 分而食之甘不踰

嗑而戰自十也諸古舊事太平御覽飲 今子為將士卒并

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

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蓋魯詩說王應麟詩攷不載 夫

使人入於死地文選苦熱行注引曹大家 而自康樂於其

上文選注引無 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術諸古舊 子非

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內之君

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此之謂也

頌曰子發之母刺子驕泰將軍稻粱士卒菽粒責

以無禮不得人力君子嘉焉編於母德

鄒孟軻母

鄒孟軻之母也大父曰孟母仇氏見澤史引風俗通又明人所纂

母曰李氏 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文選思泉

不知何據 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

嬉戲注引作 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

以居處子也也字舊脫從 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賈

列女傳卷一

徒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

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之字舊脫從文選間居賦注引校增及孟子

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

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孟子之少也

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太平御覽宗親部一資產部六作織韓詩外傳九同問曰學

何所至矣何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孟子曰自若也太平御覽引注云言未能博孟母

以刀斷其織太平御覽趙岐孟子題辭疏引作機下斯織同孟子懼而問其故孟

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

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

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

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

列女傳卷一

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脩德不為竊盜則

為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史記受業於

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術字風俗通窮通云孟子受業於

子思淮南汎論訓注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孟子題辭孟子幼被慈

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

知為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

之謂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妻由

氏見王圻續氏見王圻續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

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

室墮太平御覽宗親部七作惰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

婦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

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

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太平御覽作而責於妻不亦遠

乎孟子謝遂畱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

母之道母太平御覽作婦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

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王安人曰據下文敏當作也異日閒

居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

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

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

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

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

羈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脩

列女傳卷一

十六

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

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

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

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

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

載笑匪怒匪教毛詩作伊教此之謂也

頌曰孟子之母教化列分處子擇藝使從大倫

子學不進斷機示焉子遂成德為當世冠

魯之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

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

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

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一引注云謁請也監視也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

人有二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於父母於字舊脫從款

文類聚歲時部下太平御覽校增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

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

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少子僕歸

辨家事太平御覽作辦辨辦古今字天陰還失早御覽時序部十八作太早至閭外

而止夕而入太平御覽夕上有待字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

人閒視其居處禮節甚脩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

對於是大夫召母而問之曰一日從北方來太平御覽一日作母

至閭而止太平御覽閭下有外字良久夕乃入太平御覽無夕字吾不知其

列女傳卷一

故甚怪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

九子居臘日日舊誤月從大平御覽校改禮畢事間從諸子謁歸視

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醕醑醉飽平太

御覽引注云醕醑合聚飲酒也人情所有也妾反太早太平御覽作失早不敢復

返故止閭外期盡而入太平御覽期盡作盡期大夫美之言於

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穆公二字使朝謁夫人朝謁

舊誤明請從大平御覽校改夫人諸姬皆師之君子謂母師能以身

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為天既嫁則以夫為

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詩云出

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王安人曰下脫此之謂也

頌曰九子之母誠知禮經謁歸還反不捨人情德行
既備卒蒙其榮魯君賢之號以尊名

魏芒慈母

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

淮南記論訓注

孟卯齊人為魏臣戰國策作芒卯芒孟古同聲通同

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命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人不愛母至甚也何為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

列女傳卷一

十一

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凡母

溫公家範作凡人

其父為其孤

也而使妾為其繼母繼母如母為人母而不能愛

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

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妾可以忘義乎

遂訟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

救其子乎

救一本作赦

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

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子咸為

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

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

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

子以一儀養萬物

說苑反質篇養作理

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

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

頌曰芒卯之妻五子後母慈惠仁義扶養假子雖不吾愛拳拳若親繼母若斯亦誠可尊

齊田稷母

齊田稷子之母也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脩士大夫之費哉脩字疑譌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脩身潔行不為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偽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為人臣而事其

列女傳卷一

君猶為人子而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欺務在効忠必死奉命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子慚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舍與救同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飧兮無功而食祿不為也況於受金乎頌曰田稷之母廉潔正直責子受金以為不德忠孝之事盡財竭力君子受祿終不素食

宋王回序云每篇皆十五傳今母儀止十四傳欽文類聚后妃部太平御覽皇親部一並引列女傳云黃帝妃曰嫫母於四妃之班居下貌

甚醜而最賢心每自退海寧吳氏騫據以補於今本之首案北堂書
鈔后妃部三心每自退亦云出列女傳又御覽注云餘同呂氏呂簡遇
合篇嬖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
奚傷據此列女傳亦有此數語也又詩齊風雞鳴疏引列女傳云魯
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曰平旦纈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顯氏廣
圻據之以爲缺魯師氏母一傳案師氏母傳太平御覽禮儀部千
引全文云魯師春姜者魯師氏之母也嫁其女三往而三逐春姜聞
故以輕其室人也春姜召其女而答之曰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
慤爲首故婦事夫有五平曰纈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
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必期必誠則有朋友之
信寢席之交然後有夫婦之際君子謂春姜
曰知陰陽之順逆也並錄於此以俟博古者定焉

列女傳卷一

列女傳卷之二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賢明傳

周宣姜后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文選景福殿賦注引女下有宣王之后四字賢而有德

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臥晏起漢書

皇后紀注崔琦傳注文選注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並作後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漢書

書注文選注太平御覽引姜后下有既出過三字待罪於永巷文選注引注云永巷堂塗是也案後漢書皇后紀注永巷

宮中署名也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下舊衍之字從後漢書

後漢書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後漢書

起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

欲亂之所興也文選東京賦注引好奢必樂窮樂者亂之所興與今本不同原亂之興從

列女傳卷二

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後漢書注引無婢子之三王曰寡人

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此三句後漢書注引作寡人之過夫人何辜八字遂

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君

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

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

然後進御於君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

佩而去尚書大傳佩下有玉字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曰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

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頌曰嘉茲姜后厥德孔賢由禮動作匡配周宣引

過推讓宣王悟焉夙夜崇道為中興君

齊桓衛姬

衛姬者

文選女史箴注引上有齊侯二字

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

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

文選注引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

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後漢書列女傳注引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聽五音以諫與今本不同

桓公用管仲甯

戚行霸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

伐衛罷朝入閨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佩下

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

請耶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

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沉抑者喪禍

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

管子小問篇東郭郵語與此同

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也

列女傳卷二

二

桓公許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蒞朝也恭而

氣下言則徐無伐國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

立衛姬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

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衛姬信而

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頌曰齊桓衛姬忠款誠信公好淫樂姬為脩身望

色請罪桓公加焉

王安人曰加當作嘉案嘉加古通

厥使治內立為夫人

晉文齊姜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初文公父獻

公納驪姬譖殺太子申生文公號公子重耳與舅

犯奔狄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

二十乘將死於齊曰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他子
犯知文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

下蠶妾在焉妾告姜氏姜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

者將以子行聞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可以

貳國語韋昭注云貳疑也無成命自子去晉晉無寧歲天未

亡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

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必死於此矣國語矣字在動下姜曰

不可周詩曰莘莘征夫韋昭云莘莘衆多也說苑奉使篇引同毛詩作駢駢每懷

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何及矣人

不求及其能及乎亂不長世公子必有晉公子不

聽姜與舅犯謀醉載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

列女傳卷二

犯曰若事有濟則可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豈有

饜哉遂行過曹宋鄭楚而入秦秦穆公乃以兵內

之於晉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是為文公迎

齊姜以為夫人遂霸天下為諸侯盟至君子謂齊

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曰彼美孟姜毛詩作叔姬魯

黔婁妻傳同此涉有女同車而謀可與寤言寤毛詩作晤此之謂也

頌曰齊姜公正言行不怠急古讀如怡易雜卦謙輕而豫急釋文虞作怡勸勉晉

文反國無疑公子不聽姜與犯謀醉而載之卒成

霸基

秦穆公姬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

同母姊段校曰此書之例當作姒與惠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

太子申生逐羣公子惠公號公子夷吾奔梁及獻

公卒得因秦立始卽位穆姬使納羣公子曰公族

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昔秦賂晉饑請粟於秦

秦與之秦饑請粟於晉晉不與秦遂興兵與晉戰

獲晉君以歸秦穆公曰埽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

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螢公子宏與女簡璧

降災使兩君匪以玉帛相見乃以興戎婢子娣姒

不能相教娣姒史記秦紀作兄弟殺作救以辱君命晉君朝以入婢子

夕以死惟君其圖之左傳釋文及正義謂自曰上天降災以下四十二字為後人所加史記亦無其文此傳有之

列女傳卷二

蓋采自他書也公懼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君

以功歸今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饋以七牢

而遣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

為晉文公太子螢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

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

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

謂也

頌曰秦穆夫人晉惠之姊秦執晉君夫人流涕痛

不能救乃將赴死穆公義之遂釋其弟

楚莊樊姬

樊姬文選女史箴注引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卽位

注卽位上
有初字

好狩獵

文選注下有
畢弋二字

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

之肉王改過

文選注作
三年王改

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

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

語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

文選景福
殿賦注引

何也作諸侯之客與將國中土也
十字以下文亦多異大意則同

曰虞丘子也

韓詩外傳
作沈令尹

姬掩口

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

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

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

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哉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

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今

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

列女傳卷二

五

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

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

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

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為令尹治楚三

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

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

蓋魯詩
說詩考

不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頌曰樊姬謙讓靡有嫉妒薦進美人與己同處非

刺虞丘蔽賢之路楚莊莊用焉功業遂伯

古音博
故反

周南之妻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

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

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

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

事而舜為之者為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

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

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凰不離於蔚羅蔚羅當蔚

作麟麟不入於陷穿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

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

於暴虐王安石曰而字衍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為父母在故

也乃作詩曰魴魚損尾王室如毀毛詩作燬下同雖則如毀

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韓詩薛君章句同見後漢書周磐傳注君子以是

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段氏曰而即能也淺人又添能字

頌曰周大夫妻夫出治土維戒無怠勉為父母唐韻

正母亦有讀滿補反者詩一見蠹蝻與兩韻易一見繫辭下傳與度懼韻是也凡事遠周王氏念孫曰周當為害傳文字音

兩見是其證隸書害字或作由與周相似案公羊宣六年傳靈公有周狗謂之葵爾雅釋畜注引作害狗漢書諸侯王表河間共王不周景十三王傳及史表五宗世家皆作不害為親之在作詩魴魚以救君子

宋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

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

遺外妻甚厚女宗妣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

妣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

不改醮與醕同說文醮飲酒盡也士昏禮贊洗爵酌醕王人主人拜受醕婦亦如之卒爵皆拜再醕如初三醕用鬯亦如之卒爵

列女傳卷二

曰醮禮記郊特牲壹與之齊終身不改
注齊或為醮古音脂鹽二部聲近通借夫死不嫁執麻臬治絲蠶

織紵組紃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澹漠酒醴澹說文水部繫傳引作澹

爾雅漠清也羞饋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

貞順婦人之至行也八字舊脫從文選晉紀總論注引校增豈以專夫室之

愛為善哉若其以淫意為心王安人曰意當作慝而扼夫室之

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

士二白虎通義嫁娶章天子諸侯一娶九女或曰天子娶十二女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公羊成十年傳何休注云天子娶十二女後漢書晉

來傳眾禮之中昏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竝與此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

乎且婦人有七見去夫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妒正為

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在其後大戴禮本

命篇云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公羊莊二十七年傳何休注云婦人有七棄無子棄淫佚棄不事舅

列女傳卷二

七

姑棄口舌棄竊盜棄嫉妒棄惡疾棄竝與此異吾奴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

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

謹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

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故訓是式故毛詩作古威

儀是力此之謂也

頌曰宋鮑女宗好禮知理夫有外妻不為變已稱

引婦道不聽其奴宋公賢之表其閭里

晉趙衰妻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為公

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於公

子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左傳公下有子字此脫及反國文公以

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
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
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
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
以待執中櫛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
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
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讎爾新婚讎毛詩作宴
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趙衰
許諾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為賢請立為嫡
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婦段校曰當改內子姬親下之
及盾為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
為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
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為公
族大夫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溫溫恭人維
德之基趙姬之謂也

頌曰趙衰姬氏制行分明身雖尊貴不妒偏房躬
事叔隗子盾為嗣君子美之厥行孔備

陶荅子妻

陶大夫荅子之妻也

臨海洪氏頤煊曰陶卽定陶史記越世家范蠡止於陶集解徐廣曰今之濟陰一陶之事部一百三十三引校增

字舊脫從太平御覽人

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

居五年從車百乘

倍其妻數諫不用

太平御覽作荅子怒曰非汝所知

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

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

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

貧國富君敬民戴太平御覽作君敬之民戴之故福結於子孫名垂

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貧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

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太平御覽下有飽其志饑其腹

六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文選謝玄暉之宣城詩注初學字部四毛上有衣字

後患初學記下有今君與此皆不免後患故藏而遠害二向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句作不無

治陶家富國貧太平御覽人事部作家日益富而國日益貧君不敬民不戴

敗亡之徵見矣文選注作逢禍必矣太平御覽作夫子之逢禍注引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漢武帝秋風辭注哀下有來字疑亦是此處脫文願與少子俱脫姑怒

列女傳卷二

遂棄之處期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

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終卒二字疑誤倒太平御覽作乃與少子歸養

終姑君子謂荅子妻能以義易利雖違禮求去終以

全身復禮可謂遠識矣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

之此之謂也

頌曰荅子治陶家富三倍妻諫不聽知其不改獨

泣姑怒送厥母家古音荅子逢禍復歸養姑

柳下惠妻

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

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

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

亦近恥也柳下惠曰油油之民

油油當作悠悠鄭本論語云悠悠者天下皆是也油修齊近

又涉下文油油而誤

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被雖

裸程安能污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既

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

誄太平御覽文部十二作述

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

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

從俗不强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

不蔽兮

蔽後漢書逸民傳序注引作孽

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

哉

嗟乎文選三良詩東武吟注引作吁嗟

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

呼哀哉魂神泄兮

毛詩傳云泄去也

夫子之謚宜為惠兮門

人從之以為誄莫能竄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

列女傳卷二

十

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頌曰下惠之妻賢明有文柳下既死門人必存將

誄下惠妻為之辭陳列其文莫能易之

魯黔婁妻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

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者齊人也

先生死曾子與

門人往弔之

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十四有隱門而入立於堂下八字

其妻出戶

太平御覽無戶字下有衣

褐袍

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墊席橐

緼袍不表

不太平御覽覽作無

覆以布被首足不盡斂

御覽校改首足即下云頭足也

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邪引

其被

邪舊誤斜今校改下同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六引並作表

則斂矣妻曰邪而有

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邪之故能至於此

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會子不能應遂
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
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舊誤口從文選曹子建張景陽雜詩注引

授改陶徵士誄注引高士傳同墨子辭過篇食足以增氣充虛楚辭惜昔吸沈瀝以充虛抱朴子自敘篇食不充虛正用此文衣不蓋形

死則王不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

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

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

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

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

不忻忻於富貴忻忻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十一作急急求仁而得仁求義

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

列女傳卷二

十一 同治十三年補刊

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為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

姬可與寤言寤毛詩作晤此之謂也

頌曰黔婁既死妻獨主喪曾子弔焉布衣褐衾大

曰衾叶音羌衾從今韻易林頤之損今與房韻安賤甘淡不求豐美豔豔美二字疑誤

與狂長韻韓愈歐陽詹言哀辭尸不揜蔽猶謚曰康倒楚辭惜誓功

齊相御妻

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晏子將出命婦

窺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史記管晏列傳

晏子春秋雜上作揚揚王風疏作陽陽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

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三尺史記

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間觀其志

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之僕

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史記晏子去也此上有脫文

其妻請去故下云妾是以去也史記晏子去也此上有脫文

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

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

於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

怪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於是晏子賢其能納善

自改升諸景公以為大夫顯其妻以為命婦君子

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

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曰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為其善也

列女傳卷二

頌曰齊相御妻匡夫以道明言驕恭恂恂自效夫

改易行學問靡已晏子升之列於君子

楚接輿妻

楚狂接輿之妻也高士傳楚人陸通字接輿接輿躬耕以為食

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韓詩外傳二接輿笑

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

生以而為義以字誤韓詩外傳作少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

跡韓詩外傳跡作軾與無同車軾見莊子人問世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

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

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

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為貧而易操，不為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為食親。績以為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夫負釜甑，妻戴紉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君子謂接輿妻為樂道而遠害矣。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

頌曰：接輿之妻亦安貧賤，雖欲進仕，見時暴亂，楚聘接輿妻，請避館戴紉易姓，終不遭難。

列女傳卷二

十三

楚老萊妻

楚老萊子之妻也。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

漢書地理

志：蜀郡青衣貢蒙山，括地志：蒙山在嚴道縣南十里。

葭牆蓬室，木牀著席，衣縕食菽。

論語鄭注云：縕絮也。

墾山播種，人或言之。楚王曰：老萊賢士也。王欲聘，以璧帛恐不來。楚王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王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願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不足守政。王復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戴畚

菜挾薪樵而來。

太平御覽地部七引高士傳此及下文畚下皆有菜字，不知何字之誤。文選郭景純游仙詩劉先生夫人墓誌注引下文投其畚而去，無菜字，或涉下來字而衍，後又加耳。

曰：何車迹之衆也。老萊子曰：楚

王欲使吾守國之政，妻曰：許之乎？曰：然。妻曰：妾聞

之文選注引妾聞之居亂世爲人所制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撻

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酒肉授

人官祿授當作受爲人所制也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

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爲子更慮遂

行不顧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

据其遺粒顧校曰据疑据之說拾也說文作糲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

而居之文選注作乃隨而隱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

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

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療毛詩作樂鄭讀爲瘵本韓詩見釋文及外傳說文療治也或作療

此之謂也

頌曰老萊與妻逃世山陽蓬蒿爲室莞芑爲葢

列女傳卷二

十四 同治十三年補刊

段校云葢當作牆案傳云葢牆蓬室史記老子列傳正義引列仙傳莞芑爲牆蓬蒿爲室是其證楚王聘之老萊

將行妻曰世亂乃遂逃亡

故文類聚人部四引列女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采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爲小兒啼或弄烏鳥於親側今本無之或是在佚

文附錄於此

楚於陵妻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顧校曰楚葢齊之誤水經濟水注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孟子於陵卽此處王安人

曰今濟南長山縣有於陵仲子墓案皇甫謐高士傳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以兄祿爲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楚王聞其名聘以爲相乃夫婦逃去爲人灌園見世說豪爽篇注史記鄒陽傳索隱同本楚定

傳爲說非字誤子終文選閉居賦注引作子仲漢書人表作子中

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

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帚之妾請入與計

之卽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遣使者持金

來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

曰夫子織屨以為食非與物無治也韓詩外傳九載北郭先生事無非字

渚宮舊事一同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

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所字舊脫從文選七命注

引校增韓詩外傳渚宮舊事並有所字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

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

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為人灌

園君子謂於陵妻為有德行詩云惛惛良人惛惛毛詩作厭

厭湛露厭厭夜飲韓詩作惛惛見釋文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頌曰於陵處楚王使聘焉入與妻謀懼世亂煩進

往遇害不若身安左琴右書為人灌園

列女傳卷二

列女傳卷之三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仁智傳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隗氏

隗舊誤魏從史記周紀集解引校改

周共王遊於涇上

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

羣人三為眾女三為粲

史記周紀正義引曹大家云羣眾粲皆多之名也

王田不

取羣

曹大家云田獵得三獸王不盡收以其害深也案收疑取之誤

公行下眾

曹大家云公諸侯也公之所與眾入共議也說

苑敬慎篇云升輿而遇三人則下

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歸汝

物下國語有也

眾以美物五字疑此脫

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康

公不獻王滅密君子謂密母為能識微詩云無已

大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列女傳卷三

同治十三年補刊

頌曰密康之母先識盛衰非刺康公受粲不歸公

行下眾物滿則損俾獻不聽密果滅殞

楚武鄧曼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

武王上疑脫楚字

王使屈瑕為將伐羅

屈瑕號莫敖與羣帥悉楚師以行鬬伯比謂其御

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

以告夫人鄧曼

當依左傳重鄧曼二字

曰大夫非眾之謂也其謂

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

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

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令於

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鄙師次亂濟

左傳作亂次以濟

至羅羅

與盧戎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羣師囚於冶父以待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爲知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王伐隨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祿厚施鮮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蕩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毋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

左傳釋文櫛郎蕩反又莫昆反武元反案前一音字作櫛後二音字作櫛櫛木字當從音不從兩集韻櫛下不引左傳丁度所見釋文蓋無郎蕩

一音也君子謂鄧曼爲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盈

則虧易作食與息韻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

頌曰楚武鄧曼見事所興謂瑕軍敗知王將薨識

列女傳卷三

二 同治十三年補刊

彼天道盛而必衰韻失終如其言君子揚稱

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左傳許穆夫人公子頑所生與此不同或女下脫弟字許穆

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

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

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大父曰言疑意抑古通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爲雄如使邊境有

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

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旦有車馳之難孰

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

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

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韓詩外傳二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急引此傳云云衛女疑即許穆夫人蓋魯晉韓說同自欲與齊故高子以為疑也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頌曰衛女未嫁謀許與齊女諷母曰齊大可依衛君不聽後果遁逃吳才老韻補逃田黎切易林損之恆良夫孔姬魯懼登臺樂季不扶叔輒走逃許不能救女作載馳

曹僖氏妻

列女傳卷三

三

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

僖淮南人間訓漢書人表作釐詩柏舟釋文及正義引曹大家云政厘吾僖是傳本

作釐

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禮焉聞其駢脅

駢國語作駢韋昭云并幹

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

韋昭云微薄也

薄迫

負羈之妻言於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

晉國若得反國必霸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為首若曹有難子必不免子胡不早自貳焉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負羈乃遺之壺飡加璧其上公子受飡

反璧及公子反國伐曹乃表負羈之閭令兵士無
敢入士民之扶老攜弱而赴其閭者門外成市君
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此之謂也

頌曰僖氏之妻厥智孔白見晉公子知其興作本
作使夫饋滄且以自託文伐曹國卒獨見釋

孫叔敖母

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

隸釋楚相孫叔敖碑云名饒

叔敖為嬰兒

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
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
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
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
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為
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
善此之謂也

列女傳卷三

四

頌曰叔敖之母深知天道叔敖見蛇兩頭岐首殺
而埋之泣恐不及顧校云當作久母曰陰德不死必壽

晉伯宗妻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

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受涉下文而誤也左傳作惡周民害其貴見說苑敬慎篇

有愛妒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大廟金人銘曰盜怨主人

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
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國語無何也伯宗曰吾

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
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國語言上有正字是

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
而與之語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為大會與諸

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諸大夫莫子若
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國語韋昭注云上賢也才在人上也難必

及子子之性舊誤仕從太平御覽宗親都十校改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
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犁

焉太平御覽引注云伯宗子也伯宗曰諾乃得畢羊國語作陽古字通用而交之

列女傳卷三

五

交太平御覽作交及藥不忌之難不左傳國語作弗三卻害伯宗三字舊脫從太

平御覽校增譖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犁於荆遂得免焉君

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伯宗之謂也

頌曰伯宗凌人妻知且亡數諫伯宗厚許畢羊屬

以州犁以免咎殃伯宗遇禍州犁奔荆

衛靈公夫人

衛靈公之夫人也馬驥繹史云列女傳列此於仁智而別記南子於孽嬖此夫人蓋在南子前靈公

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鞞鞞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

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古書多以謂作為夫人曰此必蘧伯玉

也必字舊脫從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三校增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

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

昭信節信舊誤變從太平御覽校改信古申字不為冥冥墮行墮舊誤情從太平御覽校

改方言隋易也墮與墮同遽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

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

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

酌太平御覽作進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

妾獨以衛為有遽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

君有二賢臣也賢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補國多賢臣國之福也

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

衛夫人明於知人道道上疑脫之字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

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毛詩作身此之謂也

列女傳卷三

頌曰衛靈夜坐夫人與存有車麟麟中止闕門夫

人知之必伯玉焉維知識賢問之信然

齊靈仲子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侯當作公齊靈公之夫人也初

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為太子左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

姬無子其姪駿聲姬生光以為太子此節其文而有誤脫夫人仲子盧校曰左傳作諸子管子尹知章注云諸子內官之號此以為夫人子為太子宜矣與其娣戎子皆嬖於公仲子生子牙戎

子請以牙為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

常不祥聞諸侯之難左傳作聞諸侯難四字失謀二字左傳無夫光之

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紕諸侯

紕點古今字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心悔之左傳心作必之下有公曰二字此誤脫在

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讓也誠禍之萌也

段氏曰誠當作誠

以死

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為太子高厚

為傅靈公疾高厚微迎光

一本作高厚欲迎牙左傳作崔杼

及公薨苑崔

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君

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仲

子之謂也

頌曰齊靈仲子仁智顯明靈公立牙廢姬子光仲

子強諫棄適不祥公既不聽果有禍殃

魯臧孫母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為魯使

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

列女傳卷三

七 同治十三年補刊

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姦將作必於變

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

壁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皆通於齊高

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雷之難乎其免也

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

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興兵欲襲

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

太平御覽器物部八作恐人得之

乃

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

段校曰台即斂字孫炎介正注云斂瓦器受斗六升

犬組羊裘

古音渠之反

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

食我以同魚

同太平御覽作銅古字通周禮典同故書作銅

冠纓不足帶有餘公

及大夫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

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書來云爾何也臧孫母泣下襟

曰襟上疑脫需字顏氏家訓書證篇引曹大家注云衿交領也衿當作衿與襟同吾子拘有木治矣太平

御覽引注云木治棹也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

取郭外萌古書頃字多作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

者言趣饗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

者言思妻也臧我羊太平御覽下有者臧善也四字羊有母者告妻善

養母也者舊誤是告上行善字從太平御覽校改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太平

御覽作銅魚有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

治係於獄矣太平御覽是下有以知二字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

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

列女傳卷三

八 同治十三年補刊

是以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母識微見遠詩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頌曰臧孫之母刺子好威必且遇害使援所依既

厚三家果拘於齊母說其書子遂得歸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也字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

楊氏楊叔向所食邑非姓叔向名肸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

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

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

三室之邑又不容於三室之邑是於夫子不容也

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食我號曰伯碩左傳作石伯碩生

時侍者謁之叔姬曰長姒產男叔姬往視之及堂

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

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冒見左傳作遂弗視及長與邾勝

為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

為能推類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

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國語

作喙是也為肩而牛腹國語韋昭注云齋肩肩并斗出谿壑可盈是不可饜

也必以賂死遂不見國語作視及叔魚長為國贊理邢

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邢侯

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

列女傳卷三

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遂族邢侯氏族左傳國語作施服

度云施猶劫也孔晁云施廢其族也讀施為施族字形近而誤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叔魚卒

以貪死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頌曰叔向之母察於情性推人之生以窮其命叔

魚食我皆貪不正必以貨死果卒分爭

晉范氏母

晉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也其三子遊於趙氏趙

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說文繫傳木部引智伯之園多株不便於馬范氏之子謂伐之也與今

本不問三子曰柰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為亂君

不問而為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

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

將有馬爲也

王安石曰馬字衍

已而開囿示之株夫山遠而囿

近是民一悅矣夫險阻之山

王安石曰夫當作去

而伐平地之株

民二悅矣既畢而賤賣民三悅矣簡子從之民

果三悅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歎曰終滅

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僞行

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爲

知難本詩曰无忝尔祖式救尔訛

毛詩作無忝皇祖此式救爾後疑此誤

之謂也

頌曰范氏之母貴德尚信小子三德以詐與民知

其必滅鮮能有仁後果逢禍身死國分

魯公乘妣

列女傳卷三

十一

魯公乘妣者

傳例謂妣爲妣

魯公乘子皮之妣也其族人死

盧授改其夫死

妣哭之甚悲子皮止妣曰安之吾今嫁姊矣

已過時子皮不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爲相子皮

問妣曰魯君欲以我爲相爲之乎妣曰勿爲也子

皮曰何也妣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

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而外

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爲相子皮曰妣欲嫁何不早

言妣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

子乎

漢書項籍傳注數責也

子誠不習於禮不達於人事以此

相一國據大衆

一作政

何以理之譬猶揜目而別黑

白也揜目而別黑白猶無患也不達人事而相國

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子其勿為也子皮不聽卒受
為相居未期年果誅而死君子謂公乘姒緣事而
知弟之遇禍也可謂智矣待禮然後動不苟觸情
可謂貞矣詩云擗兮擗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
予和汝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子皮之姊緣事分理一作禮子皮相曾知其禍起
姊諫子皮殆不如止子皮不聽卒為宗恥

魯漆室女

漆室女者續漢書郡國志東海郡蘭陵有次室亭劉昭注地道記曰故魯次室邑列女傳漆室之女或作次室漆次一贊之轉論衡實知潛夫論釋難並作次室太平御覽人事部二百二十九作七室注云一邑七官也案宮乃室字之誤前秦侯鈺重五十來斤七作來或作漆墨子賈義篇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晉羊叔姬傳有三室之邑舊注必有所據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

列女傳卷三

士

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後漢書劉陶傳

注引作啼太平御覽人事部作數皇親部三仍作嘯疑後人改之也旁人聞之莫不為之慘者後漢書注作心莫不為之慘慘者太平御覽作心莫不為之慘慘者其鄰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

悲也嘯後漢書注作哭子欲嫁耶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

乎始吾以子為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為不嫁不樂

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

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

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

終歲不食葵藝文類聚草部下太平御覽人事部又菜部四作不厭葵味鄰人女奔隨人亡

其家倩吾兄行追之桐城馬氏瑞辰曰清琴操作請請情形相似情益請之譌案馬說非也太平御覽皇親部菜部作

借情借晉近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今善誤今從太平御

覽皇親
部校改

吾聞河澗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

子少愚愚僞曰起

太平御覽皇親引魯君老老必悖太子少
少必愚愚悖之間文效僞五起文義較完足

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
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
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
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
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頌曰漆室之女計慮甚妙維魯且亂倚柱而嘯君
老嗣幼愚悖姦生魯果擾亂齊伐其城

魏曲沃負

列女傳卷三

十三

曲沃負者

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六引注云曲沃
沃邑也漢書應劭注云負老嫗也魏大夫如耳母也

秦立魏公子政為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為太子

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

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戰國强者為雄義者

顯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何以持國乎王中人

也不知其為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有禍必

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耳未

遇間會使於齊

注云未值王之清
聞而受使行也

負因款王門而上書

款太平御覽作
詣上書作請見

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

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

注云脆窳不堅固不
宜以邪事開誘也

是

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謚注云號謚符嫁之名所

以就之也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所以開善遏淫也

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

王為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

而亂男女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

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末喜殷之

興也以有嬖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太姒亡也

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朝字衍尚書大傳雞鳴天

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佩

玉於房中告去非出朝也下句虞注即其證文選後漢書皇后

紀論注及詩攷引亦同今本衍朝字反刪去夫人二字尤非

舊說起興從文選注詩攷引校改案漢書杜欽傳贊庶幾乎關雎之見微

後漢書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臣瓚章懷竝以為魯詩見微

見幾即預見之義文選注引虞貞節云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諭

之貞節桐鄉令東郡虞璉妻穎川趙氏女也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見世說

列女傳卷三

賢媛備注隋書經籍志列女傳趙母注七卷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睢鳩之

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文選鸚鵡賦注引此二句誤以為姜后語見下有其字處作遊

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

為萬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

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

之務敵國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

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

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太平御覽無政字王曰然寡人不知

也遂與太子妃而賜負粟三十鍾粟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注云云石四斗

鍾如耳還而爵之王勤行自脩勞來國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君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

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頌曰魏負聰達非刺哀王子納妃子納字讓禮別不明

負款王門陳列紀綱王改自脩卒無敵兵

趙將括母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括代廉頗為將將行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者疑帛之誤史記趙奢傳作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古書多以藏為藏乃日

列女傳卷三

五

視便利田宅可買者史記者下有買之二字王以為若其父乎

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母置之吾計已決

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乎史記隨下

有坐王曰不也括既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

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君子謂括

母為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匪我言耄尔

用憂詭此之謂也

頌曰孝成用括代頗距秦括母獻書知其覆軍願

止不得請罪止身括死長平妻子得存

列女傳卷之四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貞順傳

召南申女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鄭夫家禮不

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禮儀部二十引注云其人媒氏往求命之者以

為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

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易緯通卦驗文是以本立而道

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

祖為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肖

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

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

列女傳卷四

一 同治十三年補刊

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為得婦道

之儀太平御覽作宜韓詩外傳同儀宜古字通用詩角弓如食宜飲韓詩作儀故舉而揚之傳而

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

訟亦不女從韓詩同見外傳一服虔據以注左氏宣元年經見正義此之謂也

頌曰召南申女貞一脩容夫禮不備終不肖從要

以必死遂至獄訟作詩明意後世稱誦

宋恭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

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

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左傳賈服注云大夫以上無

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義本此見曾子問正義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肖

聽命宋人告魯曾使大夫季文子於宋於一本致命

於伯姬公羊何休注云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禘成

親迎恐其有違而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禮記坊記注云是時宋共公不

致之也鄭義本此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於房再拜曰

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

使下而有知下上疑脫地字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

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顧校云十當為七春秋成九年伯姬歸于宋十五年宋公固卒恭

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顧校曰景當作平平公以魯成十六年即位宋災在襄三十年乃平公之三十二年

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

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

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

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求一本不如守

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為賢伯姬

以為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本穀梁傳

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為死者不可以

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

春秋善之亦本穀梁傳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

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

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頌曰伯姬心專守禮一意宮夜失火保傅不備逮

火而死厥心靡悔春秋賢之詳錄其事

衛寡夫人寡舊誤宣從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校改與後魯寡陶嬰梁寡高行陳寡孝婦一例寡詩書

作宣形與宣相似而譌易序卦巽為宣髮今本作寡髮可證詩改後序引作宣是其所見本已誤近刻御覽亦誤作宣

列女傳卷四

二 同治十三年補刊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
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

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三庖願請同庖願請三字舊誤引從逸齋詩補傳引

夫人曰唯夫婦同庖八字舊脫從逸齋詩補傳引按增太平御覽有唯夫婦為同庖六字亦脫三字

不聽衛君使人剋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後君

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詩攷逸齋詩補傳引兩匪字作非

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

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

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列女傳卷四

三 同治十三年補刊

頌曰齊女嫁衛厥至城門公薨不返遂入三年後

君欲同女終不渾作詩譏刺卒守死君

蔡人之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

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疾部五夫下有之字乃妾

之不幸也柰何去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

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太平御覽不

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

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韓詩序芣苢傷夫有

御覽不重采字雖其臭惡其太平御覽作甚猶始於採采之終於懷擷

御覽乃作而顧氏謂其母作誤讀八字為句君子曰宋女之意甚

垂疾也見文選辨命論注蓋魯韓詩同太平御覽乃作而顧氏謂其母作誤讀八字為句

貞而壹也

頌曰宋女專懇持心不願段授夫有惡疾意猶一精
母勸去歸作詩不聽後人美之以為順貞

黎莊夫人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
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
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
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
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
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
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

列女傳卷四

四 同治十三年補刊

毛詩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
以編詩

頌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遇一本行節反乖
傅母勸去作詩式微夫人守壹終不肖歸

齊孝孟姬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
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段授曰男席躡上當

有不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

稱其貞孝公聞之乃脩禮親迎於華氏之室父母

送孟姬不下堂母醮房之中房之二結其衿縞誠之

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誠之東階之上曰必夙

興夜寤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也諸
母誠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
無怠尔之衿縞尔字誤當從段校改作示下示之衿縞同士昏禮夙夜無愆視諸衿縞注云視今文作示父母之

言謂何姑姊妹誠之門內曰夙夜無愆示之衿縞

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

出三顧二字疑衍或三曲字之誤親迎之綏迎是授字之誤自御輪三曲顧姬與

與是輿字之誤白虎通義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遂納於宮三

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游於琅邪

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

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

者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軒下堂必從傅

列女傳卷四

五

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文選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注引曹大家曰玉環佩玉有環內

飾則結綉綢繆後漢書齊武王縞傳注引無環字紐字野處則帷裳擁蔽

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軒非所敢受

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三者失禮多矣夫

無禮而生不如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

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絕傅母曰使者至

輜軒已具姬蘇氏疑行然後乘而歸君子謂孟姬

好禮禮婦人出必輜軒衣服綉繆既嫁歸問女昆

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君子女綉直

如髮此之謂也

頌曰孟姬好禮執節甚公段校曰公當作恭避嫌遠別終不

冶容治當作野易繫辭野容誨淫鄭注飾其容而見於外曰野載不竝乘竝是立字之誤典禮婦人不竝乘非禮

不從君子嘉焉自古寡同

息君夫人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歸逸齋詩補傳引作并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

列女傳卷四

六

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為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頌曰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忘新遂死不顧列於貞賢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水經沐水注引作其妻將赴之道逢齊莊公將弔之杞梁妻曰今殖有罪今疑令之誤水經注引作如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

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之

尸於城下而哭之

就舊說枕從後漢書劉瑜傳注文選洞簫賦注求通親親表注太平御覽唐處部二十二人事部二百二十八禮儀

部二十八校改之字舊脫從文選注引校增

內誠動人

文選注

道路過者莫不為之

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

十水經注後漢書注魏文類聚居處部三太平御覽人事部並作七

既葬

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

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

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

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

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

同歸

毛詩句末皆有兮字古今注云其妹明月悲姊之貞操為作歌

此之謂也

頌曰杞梁戰死其妻收喪齊莊道弔避不敢當哭

夫於城城為之崩自以無親赴淄而薨

楚平伯嬴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

穆字誤伯莒之戰在魯定公四年穆公卒於文公六年相去一百十六年矣史通云校以年代

殊為乖刺是唐時本已誤

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

當昭王時楚

與吳為伯莒之戰

公羊釋文云左傳作柏舉

吳勝楚遂入至郢昭

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刃

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

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

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

親授

一本下有受字後人增入也澆宮舊事二無受字

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梳枷

異巾櫛所以施之也

施一本作澆若宮舊事作絕

若諸侯外淫者絕卿

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為

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喪一本作失渚

作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

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

之事誅渚宮舊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

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

端則無以生世壹舉而兩辱壹舉渚宮舊妾以死守

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為樂也近妾而死何

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

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

秦救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詩曰

列女傳卷四

莫莫葛藟毛詩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

之謂也

頌曰闔閭勝楚入厥宮室盡妻後宮莫不戰慄伯

嬴自守堅固專一君子美之以為有節

楚昭貞姜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太平御覽文部十四引

注云昭王平王子共王

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符上舊衍其字從執文類王聞江

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

必以符藏文類聚作命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

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

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

而已欽文類聚太平御覽
人事部八十二無二字妾知從使者必生畱必死然棄

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畱而死耳於是使者反取符

還則水大至反字還字舊脫從
太平御覽校增臺崩夫人流而死太平御覽地部

王曰嗟夫守義死節太平御覽作嗟乎
夫人守義而死不為苟生

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君子謂貞姜

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頌曰楚昭出遊畱姜漸臺江水大至無符不來夫

人守節流死不疑君子序焉上配伯姬

楚白貞姬

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

列女傳卷四

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

以聘焉以輜軒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大夫致

幣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欽文類聚人部二太平御覽
人事部六十二亞作無時妾幸

得充後宮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為妃匹白

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太平御覽下有
奉其祠祀四字以終天年

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

夫棄義從欲者汗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汗之

人王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

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

仁太平御覽引注
云仁猶人也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

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楚貞

姬楚字舊誤在姬字下從說文類聚校改太平御覽作楚自貞姬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

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

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頌曰白公之妻守寡紡績吳王美之聘以金璧妻

操固行雖死不易君子大之美其嘉績疑當作績陳氏與曰績業也事

也與紡績字同義異

衛宗二順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上及

秦滅衛君角角舊誤乃從太平御覽校改封靈王世

家使奉其祀史記衛世家君角九年秦并天下二十二年靈王死夫

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傅妾事夫人八年不

列女傳卷四

十

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孺子謂傅妾也

子奉祭祀而妾事我祭字舊

我不聊也聊願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

今我無子於禮斥絀之人也而得畱以盡其節是

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

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

使靈氏受三不祥耶公不幸早終公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是一

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

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

君無怠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小貴

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

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王君之母雖子欲爾衆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傳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脩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止之止誓誤守從太平御覽校改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傳妾畱終年供養不衰年太平御覽作身哀作替君子曰二女相讓亦誠君子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頌曰衛宗二順執行咸固妾子雖代供養如故主婦慙讓一本作夫請求出舍古音暑終不旨聽禮甚閒

暇古音戶一本作有度

魯寡陶嬰

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八上作歌上有乃字不更字其歌曰悲黃鵠之早寡兮悲字舊脫從北堂書鈔樂部二太平御覽校增七年不雙七太平御覽作十宛鷄獨宿兮宛舊誤鷄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校改獨宿御覽作戢翼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夜半太平御覽作時則想其故雄太平御覽作獨行憚憚天命早寡兮早寡太平御覽作獨宿何傷太平御覽作塊獨永傷寡婦念此兮太平御覽作感鳥溫己兮泣下數行太平御覽作淚下成行嗚呼悲兮悲舊誤戢從太平御覽校改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

列女傳卷四

十一 同治十三年補刊

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兮我歌且謠此之謂也

頌曰陶嬰少寡紡績養子或欲取焉乃自脩理作歌自明求者乃止君子稱揚以為女紀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為人榮於色而美於行

文類聚服飾部下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又十二作敏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取

之者文類聚人事部二太平御覽無多字者字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

行曰妾夫不幸早死文類聚太平御覽無早死二字先狗馬填溝壑

文類聚太平御覽文選求立太宰碑表注狗作犬文選注引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妾宜以

列女傳卷四

十一 同治十三年補刊

身薦其棺槨七字舊脫從文類聚太平御覽校增類聚無其字守養其幼孤曾不

得專意文類聚太平御覽無其字會字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

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

節今忘死而趨生今舊誤念從太平御覽校改是不信也見貴而忘

賤見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

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

忍幼弱之重孤也太平御覽弱作嗣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

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

其行太平御覽人事部八作高其節敬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

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

毛詩作皎日韓詩作皎日見文選寡婦賦注此之謂也

頌曰高行處梁貞專精純不貪行貴務在一信音古
申 不受梁聘劓鼻刑身君子高之顯示後人

陳寡孝婦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
當行戍太平御覽人事部 五十六作從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

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吾不還孫校曰備疑釀 字之誤案漢書

游俠傳注引 作吾若不來汝曰養吾母乎養太平御覽 覽作善視婦應曰諾夫果死

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切經音義二十五引 諭法慈愛忘勞曰孝紡績

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

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

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

列女傳卷四

十三 同治十三年補刊

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

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

曰吾憐汝少年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

死不載於地而生地字 疑誤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

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為人婦固養

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為人子之禮今

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

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

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年八

十四壽乃盡賣其田宅以葬之舊本作姑死葬之 從太平御覽校增終

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顧校曰漢志陳屬淮陽國諸侯王表 及文三王傳文帝十年梁孝王自淮陽

徙梁文帝時淮陽
置太守當在此後

漢孝文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
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君
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
之謂也

頌曰孝婦處陳夫死無子妣將嫁之

終不聽母古音滿專心養姑一醮不改聖王嘉之號曰

孝婦古音房
以反

列女傳卷四

十四
同治十三年補刊



